

# 海上花列传

## 内 容 简 介

《海上花列传》长篇狭邪小说。64回。为清末韩邦庆所著。邦庆,字子云,号太仙、太一山人,江苏松江(今属上海市)人。小说以赵朴斋、赵二宝兄妹的堕落为主线,主写上海妓院生活,旁及官场和商场,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艺术上采用合传体结构,将有关人物的故事有机地组合起来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前后呼应;善于真实自然地描写同一类型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;语言风格独具特色,开吴话小说之先河。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妓女的悲惨命运,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妇女的迫害,对当时地主买办富商流氓横行的罪恶社会有所谴责。

#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 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  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 - 1000 册

---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# 目 录

## 海上花列传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三回 |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<br>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..... | ( 2 ) |
| 第三十四回 |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<br>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..... | (10)  |
| 第三十五回 |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<br>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..... | (18)  |
| 第三十六回 |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<br>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..... | (26)  |
| 第三十七回 |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<br>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..... | (34)  |
| 第三十八回 |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<br>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..... | (42)  |
| 第三十九回 |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<br>羨隄隅渔艇斗湖塘 ..... | (50)  |
| 第四十回  |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<br>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..... | (57)  |
| 第四十一回 |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<br>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..... | (65)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四十二回 |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<br>急 难陶云甫临丧   | ..... (73)  |
| 第四十三回 |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<br>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  | ..... (81)  |
| 第四十四回 |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<br>惩贪黥挟制价千金   | ..... (89)  |
| 第四十五回 |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<br>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  | ..... (97)  |
| 第四十六回 |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<br>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  | ..... (104) |
| 第四十七回 |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<br>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  | ..... (112) |
| 第四十八回 |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<br>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  | ..... (120) |
| 第四十九回 |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<br>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  | ..... (128) |
| 第五十回  |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<br>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  | ..... (136) |
| 第五十一回 | 胸中块《秽史》寄牢骚<br>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| ..... (144) |
| 第五十二回 |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<br>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  | ..... (149) |
| 第五十三回 |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<br>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  | ..... (157) |
| 第五十四回 |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<br>失足妇鞭 整纲常   | ..... (165)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十五回   | 订婚约即席意晴惶<br>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..... | (173) |
| 第五十六回   | 私窝子潘三谋 筐<br>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..... | (181) |
| 第五十七回   |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<br>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..... | (189) |
| 第五十八回   |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<br>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..... | (197) |
| 第五十九回   |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<br>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..... | (205) |
| 第六十回    |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<br>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..... | (213) |
| 第六十一回   |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<br>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..... | (221) |
| 第六十二回   |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<br>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..... | (229) |
| 第六十三回   |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<br>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..... | (237) |
| 第六十四回   |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<br>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..... | (244) |
| 跋 .....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53) |

###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

按：洪善卿、王莲生吃酒中间，善卿偶欲小解，小解回来，经过房门首，见张蕙贞在客堂里点首相招。善卿便踱出去，蕙贞悄地说道：“洪老爷难为耐，耐去买翡翠头面，就依俚一副买全仔。王老爷怕个沈小红真真怕得无淘成个哉！耐勿曾看见，王老爷臂膊浪，大膀浪，拨沈小红指甲掐得来才是个血，倘然翡翠头面勿买得去，勿晓得沈小红再有啥刑罚要办俚哉！耐就搭俚买仔罢。王老爷多难为两块洋钱倒无啥要紧。”

善卿微笑无言，嘿嘿归座。王莲生依稀听见，佯做不知。两人饮尽一壶，便令盛饭。蕙贞新妆已毕，即打横相陪，共桌而食。

饭后，善卿遂往城内珠宝店去。莲生仍令蕙贞烧烟，接连吸了十来口，过足烟瘾。自鸣钟正敲五下，善卿已自回来，只买了钏臂、押发两样，价洋四百余元，其余货色不合，缓日续办。莲生大喜谢劳。

洪善卿自要了理永昌参店事务，告别南归。王莲生也别了张蕙贞，坐轿往西荟芳里，亲手贲与沈小红。小红一见，即问：“洪老爷？”莲生说：“转去哉。”小红道：“阿曾去买嘎？”莲生道：“买仔两样。”当下揭开纸盒，取翡翠钏臂、押发，排列桌上，说道：“耐看，钏臂倒无啥，就是押发稍微推扳点，倘然耐勿要末，再拿去调。”小红正眼儿也不曾一觑，淡淡的答道：“勿曾全哩呀，放来浪末哉。”

莲生忙依旧装好，藏在床前妆台抽屉内，复向小红道：“再有几样末才勿好，勿曾买，停两日我自家去拣。”小红道：“倪搭是拣剩下来物事，陆里有好个嘎！”莲生道：“啥人拣剩下来？”小红道：“价末为啥先要拿得去？”

莲生着急，将出珠宝店发票送至小红面前，道：“耐看，发票来里。”小红撒手撩开，道：“我看。”莲生丧气退下。阿珠适在加茶碗，呵呵笑道：“王老爷来里张蕙贞搭忒啥开心哉，也该应来吃两声闲话，阿对？”莲生亦只得讪笑而罢。

维时天色晚将下来，来安呈上一张请客票头，系葛仲英请去吴雪香家酒叙。莲生为小红脸色似乎不喜欢，趁势兴辞赴席。小红不留不送，听凭自去。

莲生仍坐轿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，主人葛仲英迎见让坐。先到者只有两位，都不认识，通起姓名，方知一位为高亚白，一位为尹痴鸳。莲生虽初次见面，早闻得高、尹齐名，并为两江才子，拱手致敬，说声“幸会”。接着外场报说：“壶中天请客说，请先坐。”葛仲英因令摆起台面来。王莲生问请的何人，仲英道：“是华铁眉。”这华铁眉和王莲生也有些世谊，葛仲英专诚请他，因他不喜热闹，仅请三位陪客。

等了一会，华铁眉带局孙素兰同来。葛仲英发下三张局票，相请入席。华铁眉问高亚白：“阿曾碰着意中人？”亚白摇摇头。铁眉道：“不料亚白多情人，竟如此落落寡合！”尹痴鸳道：“亚白个脾气，我蛮明白来里。可惜我勿做倌人，我做仔倌人，定归要亚白生仔相思病，死来里上海。”高亚白大笑道：“耐就勿做倌人，我倒也来里想耐呀。”痴鸳亦自失笑道：“倒拨俚讨仔个便宜。”华铁眉道：“人尽愿为夫子妾，天教多结再生

缘’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”

尹痴鸳又向高亚白道：“耐讨我便宜末，我要罚耐。”葛仲英即令小妹姐取鸡缸杯。痴鸳道：“且慢！亚白好酒量，罚俚吃酒无啥要紧。我说酒末勿拨俚吃，要俚照张船山诗意再做两首，比张船山做得好就饶仔俚，勿好末再罚俚酒。”亚白道：“我晓得耐要起我花头，怪勿得堂子里才叫耐‘囚犯’。”痴鸳道：“大家听听看，我要俚做首诗，就骂我‘囚犯’；倘然做仔学台主考，要俚做文章，故是‘乌龟’‘猪卢’才要骂出来个哉！”合席哄然一笑。高亚白自取酒壶筛满一鸡缸杯，道：“价末先让我吃一杯，浇浇诗肚子。”尹痴鸳道：“故倒无啥，倪也陪陪耐末哉。”

大家把鸡缸杯斟上酒，照杯干讷。尹痴鸳讨过笔砚笺纸，道：“念出来，我来写。”高亚白道：“张船山两首诗，拨俚意思做完个哉，我改仔填词罢。”华铁眉点头说是。于是亚白念，痴鸳写道：

先生休矣！谅书生此福，几生修到？磊落须眉浑不喜，偏要双鬟窈窕。扑朔雌雄，骊黄牝牡，交在忘形好。钟情如是，鸳鸯何苦颠倒？

尹痴鸳道：“调皮得来，再要罚哩。”大家没有理会。又念又写道：

还怕妒煞仓庚，望穿杜宇，燕燕归来杳。收拾买花珠十斛，博得山妻一笑。杜牧三生，韦廉再世，白发添多少？回波一转，蓦惊画眉人老！

高亚白念毕，猝然问尹痴鸳道：“比张船山如何？”痴鸳道：“耐阿要面孔，倒真真比起张船山来哉！”亚白得意大笑。

王莲生接那词来，与华铁眉、葛仲英同阅。尹痴鸳取酒壶

向高亚白道：“耐自家算好，我也勿管；不过‘画眉’两个字，平仄倒仔转来，要罚耐两杯酒。”亚白连道：“我吃，我吃。”又筛两鸡缸杯一气吸尽。

葛仲英阅过那词，道：“《百字令》末句，平仄可以通融点。”亚白道：“痴鸳要我吃酒，我勿吃，俚心里总归勿舒齐，勿是为啥平仄。”华铁眉问道：“‘燕燕归来查’，阿用啥典故？”亚白一想道：“就用个东坡诗，‘公子归来燕燕忙’。”铁眉默然。尹痴鸳冷笑道：“耐咿来浪骗人哉！耐是用个蒲松龄‘此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一句呀，阿怕倪勿晓得。”亚白鼓掌道：“痴鸳可人！”铁眉茫然，问痴鸳道：“我勿懂耐闲话。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，欧阳修、晏殊诗词集中皆有之，与蒲松龄何涉？”痴鸳道：“耐要晓得该个典故，再要读两年书得哩。”亚白向铁眉道：“耐去听俚，陆里有啥典故。”痴鸳道：“耐说勿是典故，‘入市人呼好快刀’，‘回也何曾霸产’，用个啥嘎？”铁眉道：“我倒要请教请教，耐来浪说啥？我索性一点勿懂哉！”亚白道：“耐去拿《聊斋志异》，查出《莲香》一段来看好哉。”痴鸳道：“耐看完仔《聊斋》末，再拿《里乘》《闽小纪》来看，故末‘快刀’‘霸产’包耐才懂。”

王莲生阅竟，将那词放在一边，向葛仲英道：“明朝拿得去上来啲新闻纸浪，倒无啥。”仲英待要回言，高亚白急取那词纷纷揉碎，丢在地下道：“故末谢谢耐，去上！新闻纸浪有方蓬壶一班人，倪勿配个。”

仲英问蓬壶钓叟如何，亚白笑而不答。尹痴鸳道：“教俚磨磨墨，还算好。”亚白道：“我是添香捧砚有耐痴鸳承乏个哉，蓬壶钓叟只好教俚去倒夜壶。”华铁眉笑道：“狂奴故态！倪吃酒罢。”遂取齐鸡缸杯首倡摆庄。

其时出局早全：尹痴鸳叫的林翠芬，高亚白叫的李浣芳，

皆系清倌人；王莲生就叫对门张蕙贞。豁起拳来，大家争着代酒。高亚白存心要灌醉尹痴鸳，概不准代。王莲生微会其意，帮着撮弄痴鸳。不想痴鸳眼明手快，拳道最高，反把个莲生先灌醉了。

张蕙贞等莲生摆过庄才去，临行时谆嘱莲生，切勿再饮。无如这华铁眉酒量尤大似高亚白，比至轮庄摆完，出局散尽之后，铁眉再要行‘拍七’酒令，在席只得勉力相陪。王莲生糊糊涂涂，屡次差误，接着又罚了许多酒，一时觉得支持不住，不待令完，竟自出席，去榻床躺下。华铁眉见此光景，也就胡乱收令。

葛仲英请王莲生用口稀饭，莲生摇手不用，拿起签子，想要烧鸦片烟，却把不准火头，把烟都淋在盘里。吴雪香见了，忙唤小妹姐来装。莲生又摇手不要，地起身拱手，告辞先行。葛仲英不便再留，送至帘下，吩咐来安当心伺候。

来安请莲生登轿，挂上轿帘，搁好手版，问：“陆里去？”莲生说：“西荃芳。”来安因扶着轿，迳至西荃芳里沈小红家，停在客堂中。

莲生出轿，一直跑上楼梯。阿珠在后面厨房内，慌忙赶上，高声喊道：“阿唷！王老爷，慢点！”莲生不答，只管跑。阿珠紧紧跟至房间，笑道：“王老爷，我吓得来！勿曾跌下去还算好。”

莲生四顾不见沈小红，即问阿珠。阿珠道：“常恐来浪下头。”莲生并不再问，身子一歪，就直挺挺躺在大床前皮椅上，长衫也不脱，鸦片烟也不吸，已自鼾腾睡去。外场送上水铤手巾，阿珠低声叫：“王老爷，揩把面。”莲生不应。阿珠目示外

场,只冲茶碗而去。随后阿珠悄悄出房,将指甲向亭子间板壁上点了三下,说声“王老爷困哉”。

此也是合当有事。王莲生鼾声虽高,并未着,听阿珠说,诧异得狠。只等阿珠下楼,莲生急急起来,放轻脚步,摸至客堂后面,见亭子间内有些灯光。举手推门,却从内拴着的。周围相度,找得板壁上一个鸽蛋大的椭圆窟窿,便去张觑。向来亭子间仅摆一张榻床,并无帷帐,一目了然。莲生见那榻床上横着两人,搂在一处。一个分明是沈小红;一个面庞亦甚厮熟,仔细一想,不是别人,乃大观园戏班中武小生小柳儿。

莲生这一气非同小可,拨转身,抢进房间,先把大床前梳妆台狠命一扳,梳妆台便横倒下来,所有灯台,镜架,自鸣钟,玻璃花罩,乒乒乓乓撒满一地。但不知抽屉内新买的翡翠钏臂、押发,砸破不曾,并无下落。楼下娘姨阿珠听见,知道误事,飞奔上楼。大姐阿金大和三四个外场也簇拥而来。莲生早又去榻床上掇起烟盘往后一掼,将盘内全副烟具,零星摆设,象撒豆一般,豁琅琅直飞过中央圆桌。阿珠拼命上前,从莲生背后拦腰一抱。莲生本自怯弱,此刻却猛如彘虎,那里抱得住,被莲生一脚踢倒,连阿金大都辟易数步。

莲生绰得烟枪在手,前后左右,满房乱舞,单留下挂的两架保险灯,其余一切玻璃方灯,玻璃壁灯,单条的玻璃面,衣橱的玻璃面,大床嵌的玻璃横额,逐件敲得粉碎。虽有三四个外场,只是横身拦劝,不好动手。来安暨两个轿班只在帘下偷窥,并不进见。阿金大呆立一旁,只管发抖。阿珠再也爬不起来,只极的嚷道:“王老爷!”

莲生没有听见,只顾横七竖八打将过去,重复横七竖八打将过来。正打得没个开交,突然有一个后生钻进房里,便扑翻

身向楼板上彭彭彭磕响头，口中只喊：“王老爷救救！王老爷救救！”

莲生认得这后生系沈小红嫡亲兄弟，见他如此，心上一软，叹了口气，丢下烟枪，冲出人丛，往外就跑。来安暨两个轿班不堤防，猛吃一惊，赶紧跟随下楼。莲生更不坐轿，一直跑出大门。来安顾不得轿班，迈步追去；见莲生进东合兴里，来安始回来领轿。

莲生跑到张蕙贞家，不待通报，闯进房间，坐在椅上，喘做一团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吓得个张蕙贞怔怔的相视，不知为了甚么，不敢动问。良久，先探一句道：“台面散仔歇哉？”莲生白瞪着两只眼睛，一声儿没言语。蕙贞私下令娘姨去问来安，恰遇来安领轿同至，约略告诉几句，娘姨复至楼上向蕙贞耳朵边轻轻说了。蕙贞才放下心，想要说些闲话替莲生解闷，又没甚可说，且去装好一口鸦片烟请莲生吸，并代莲生解纽扣，脱下熟罗单衫。

莲生接连吸了十来口烟，始终不发一词。蕙贞也只小心伏侍，不去兜搭。约摸一点钟时，蕙贞悄问：“阿吃口稀饭？”莲生摇摇头。蕙贞道：“价末困罢。”莲生点点头。蕙贞乃传命来安打轿回去，令娘姨收拾床褥。蕙贞亲替莲生宽衣褪袜，相陪睡下。朦胧中但闻莲生长吁短叹，反侧不安。

及至蕙贞一觉醒来，晨曦在牖，见莲生还仰着脸，眼睁睁只望床顶发呆。蕙贞不禁问道：“耐阿曾困歇嘎？”莲生仍不答。蕙贞便坐起来，略挽一挽头发，重伏下去，脸对脸问道：“耐啥实概嘎？气坏仔身体末，啥犯着。”

莲生听了这话，忽转一念，推开蕙贞，也坐起来，盛气问道：“我要问耐，耐阿肯替我挣口气？”蕙贞不解其意，急的涨红

了脸,道:“耐来浪说啥嘎?阿是我待差仔耐?”莲生知道误会,倒也一笑,勾着蕙贞脖项,相与躺下,慢慢说明小红出丑,要娶蕙贞之意。蕙贞如何不肯,万顺千依,霎时定议。

当下两人起身洗脸,莲生令娘姨唤来安来。来安绝早承应,闻唤趋见。莲生先问:“阿有啥公事?”来安道:“无拨。就是沈小红个兄弟同娘姨到公馆里来哭哭笑笑,磕仔几花头,说请老爷过去一埭。”莲生不待说完,大喝道:“啥人要耐说嘎!”来安连应几声“是”,退下两步,挺立候示。停了一会,莲生方道:“请洪老爷来。”

来安承命下楼,叮嘱轿班而去;一路自思,不如先去沈小红家报信邀功为妙,遂由东合兴里北面转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。沈小红兄弟接见,大喜,请进后面帐房里坐,捧上水烟筒。来安吸着,说道:“倪终究无啥几花主意,就不过闲话里帮句把末哉。故歇教我去请洪老爷,我说耐同我一淘去,教洪老爷想个法子,比仔倪说个灵。”

沈小红兄弟感激非常,又和阿珠说知,三人同去。先至公阳里周双珠家,一问不在,出弄即各坐东洋车迳往小东门陆家石桥,然后步行到咸瓜街永昌参店。那小伙计认得来安,忙去通报。

洪善卿刚趲出客堂,沈小红兄弟先上前磕个头,就鼻涕眼泪一齐滚出,诉说“昨日夜头勿晓得王老爷为啥动仔气”,如此如此。善卿听说,十猜八九,却转问来安:“耐来做啥?”来安道:“我是倪老爷差得来请洪老爷到张蕙贞搭去。”善卿低头一想,令两人在客堂等候,独唤娘姨阿珠向里面套间去细细商量。

第三十三回终。

##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

按：来安暨沈小红兄弟在客堂里等了好多时，娘姨阿珠出来，却和沈小红兄弟先回。来安又等一会，洪善卿才出来，向来安道：“俚哋教我劝劝王老爷，倪是朋友，倒有点间架头。要末同仔王老爷到俚搭去，让俚哋自家说，耐说阿对？”

来安那有不对之理，满口答应。善卿即带来安同行，仍坐东洋车，迳往四马路东合兴里张蕙贞家。

其时王莲生正叫了四只小碗，独酌解闷。善卿进见，莲生让坐。善卿笑道：“昨日夜头辛苦哉？”莲生含笑嗔道：“耐再要调皮，起先我教耐打听，耐勿肯。”善卿道：“打听啥嘢？”莲生道：“倌人姘仔戏子，阿是无处打听哉。”善卿道：“耐自家勿好，同俚去坐马车，才是马车浪坐出来个事体。我阿曾搭耐说，沈小红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？耐勿觉着。”莲生连连摇手道：“说哉，倪吃酒。”

娘姨添上一副杯筷，张蕙贞亲来斟酒。莲生乃和善卿说：“翡翠头面 买哉。”另有一篇帐目，开着天青披、大红裙之类，托善卿赶紧买办。善卿笑向蕙贞道：“恭喜耐。”蕙贞羞得远远走开。

善卿正色说莲生道：“故歇耐讨蕙贞先生是蛮好。不过沈小红搭耐就实概勿去仔，终好像勿局。”莲生焦躁道：“耐管俚局勿局！”善卿讪笑婉言道：“勿是呀，沈小红单做耐一个客人，耐勿去仔无拨哉。刚刚碰着仔节浪，几花开消才勿着杠；

屋里再有爷娘搭兄弟，一家门要吃要用，教俚再有啥法子？四面逼上去，阿是要逼杀俚性命哉。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无啥要紧，九九归原，终究是为仔耐，也算一桩罪过事体。倪为仔白相了，倒去做罪过事体末，何苦呢？”莲生沉吟点头道：“耐是也来浪帮俚啲。”善卿艷然作色道：“耐倒说得稀奇，我为啥去帮俚啲？”莲生道：“耐要我到俚搭去，阿是帮俚啲嘎？”

善卿咳的长叹一声，却转而笑道：“耐做仔沈小红末，我一径说无啥趣势，耐勿相信，搭俚恩煞。故歇耐动仔气，倒说我帮俚啲哉，故末真真无啥话头！”莲生道：“价末耐为啥要我去？”善卿道：“我勿是要耐再去做俚，耐就去一埭好哉。”莲生道：“去一埭末做啥嘎？”善卿道：“故末就是替耐算计，常恐有啥事体，耐去仔，俚啲要一放心啲，耐末也好看看俚啲光景。四五年做下来，总有万把洋钱哉，一点点局帐也犯勿着少俚，耐去拨仔俚，让俚去开消仔，节浪也好过去。难下节做勿做，随耐个便，阿是嘎？”

莲生听罢无言。善卿因怱怱道：“晚歇我同耐一淘去，看俚说啥；倘然有半句闲语听勿进末，倪就走。”莲生直跳起来，嚷道：“我勿去！”善卿只得讪笑剪住。

两人各饮数杯，仍和蕙贞一同吃过中饭。善卿要去代莲生买办，莲生也要暂回公馆，约善卿日落时候原于此处相会。善卿应诺先行。

莲生吸不多几口鸦片烟，就喊打轿，迺归五马路公馆，坐在楼上卧房中，写两封应酬信札。来安在傍伏侍。忽听得吉丁当铜铃摇响，似乎有人进门，与莲生的侄儿天井里说话，随后一乘轿子抬至门首停下。莲生只道是拜客的，令来安看来。来安一去，竟不覆命，却有一阵咕咕咯咯小脚声音趲上楼梯。

莲生自往外间看时,谁知即是沈小红,背后跟着阿珠。莲生一见,暴跳如雷,厉声喝道:“耐再有面孔来见我,搭我滚出去!”喝着,还不住的跺脚。沈小红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,不则一声。阿珠上前分说,也按捺不下。莲生一顿胡闹,不知说些甚么。

阿珠索性坐定,且等莲生火性稍杀,方朗朗说道:“王老爷,比方耐做仔官,倪来告状,耐也要听明白仔,难末该应打该应罚,耐好断;故歇一句闲话也勿许倪说,耐陆里晓得有冤枉个事体?”莲生盛气问道:“我冤枉仔俚啥?”阿珠道:“耐是勿曾冤枉倪;倪先生有点冤枉,要搭耐说,耐阿要俚说嘎?”莲生道:“俚再要说冤枉末,索性去嫁拨仔戏子好哉!”阿珠倒呵呵冷笑道:“俚兄弟冤枉仔俚,好去搭俚爷娘说;俚爷娘冤枉仔俚,再好搭耐王老爷说;耐王老爷再要冤枉俚,真真教俚无处去说哉!”说了,转向小红道:“倪去罢,再说啥嘎?”

那小红亦坐在高椅上,将手帕掩着脸呜呜饮泣。莲生乱过一阵,跑进卧房,概置不睬。小红与阿珠在外间,寂静无声。

莲生提起笔来,仍要写信,久之不能成一字,但闻外间切切说话,接着小红竟趑到卧房中,隔着书桌,对面而坐。莲生低下头只顾写,小红颤声说道:“耐说我啥个啥个,我倒无啥;我为仔自家差仔点,对勿住耐,随便耐去办我,我蛮情愿。为啥勿许我说闲话,阿是定归要我冤枉死个?”说到这里,一口气奔上喉咙,哽咽要哭。

莲生搁下笔,听他说甚。小红又道:“我是吃煞仔倪亲生娘个亏!先起头末要我做生意,故歇来仔个从前做过歇个客人,定归原要我做。我为仔娘了听仔俚,说勿出个冤枉,耐倒再要冤枉我姘戏子。”